

賞鳥心路

■ 慢郎中

人的一生會有許多轉捩點。在過了人生的中點開始往下坡走的時候，回首來時路，看到了改變我一生的三件重大事情，前兩件與很多朋友是類似的：聯考與結婚。聯考決定了我這輩子的職業，結婚結束了我三十七年的單身生活，走向一個變化多樣的兩人世界。

第三件事影響我生命最重大的事情就是「賞鳥」，如果你覺得賞鳥只是拿個望遠鏡，閒來無事到處去找鳥看，那還只是入門而已。筆者是台南市野鳥學會的會員，目前的會員約有兩三百人，鳥會成立至今十七個年頭，縱使年年換新鳥，到現在也才數千人，與台南縣市總人口將近兩百萬人相比，不成比列，可見「鳥人」之稀有。

先談談我自己的賞鳥經驗，四十幾年前的安平，四周全是水域，北邊是鹽水溪，南邊是運河，西邊是台灣海峽，東邊只有一條黃土路沿著運河北岸通往台南市區。現今聞名的周氏蝦捲與對面的五期重劃區，當初全是一大片的魚塢地。那時候，野鳥很多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黑面琵鷺佇立在運河兩邊的濕地上，猶如今日牠們佇立在濱海公路兩邊與七股的魚塢一樣。那時候台灣人沒有一個會賞鳥！他們不管是不是小白鷺，中白鷺，大白鷺或是黑面琵鷺，都

只有一個名稱——白鷺鷥！英國人1863年來到淡水時，收集到黑面琵鷺的樣本，就將之公布在英國的鳥訊上了。台灣人第一次發現黑面琵鷺，可能是在1987年的七股，那已經在英國人之後的一百二十年，因為學校老師也不會賞鳥，所以我在整個求學過程，從來沒自發性的認出一種鳥來。除了麻雀，此外就是書中可見的企鵝、孔雀、鸚鵡、天鵝、鴛鴦、…就是沒有一隻台灣鳥。那時小小的心靈裡，銘記的是「沙卡里巴」烤的不成鳥

樣香甜酥脆的「鳥仔巴」，與畢業旅行到墾丁，人手一隻的烤小鳥（紅尾伯勞）。

大學畢業，到了澎湖當兵，百無聊賴之虞，從旅遊手冊上的介紹認識了漂亮的野生植物一天仁菊，與生平第一隻的台灣野鳥——小雲雀（現在是澎湖的縣鳥與縣花）。我總算摸到了「賞鳥」的門，卻還沒有推門而入，鳥還是鳥，我還是我。

入了社會，當起牙醫師，整個生態環境全走了樣，運河兩邊蓋起了高樓，大量的家庭廢水因為沒有污水下水道而排入運河與鹽水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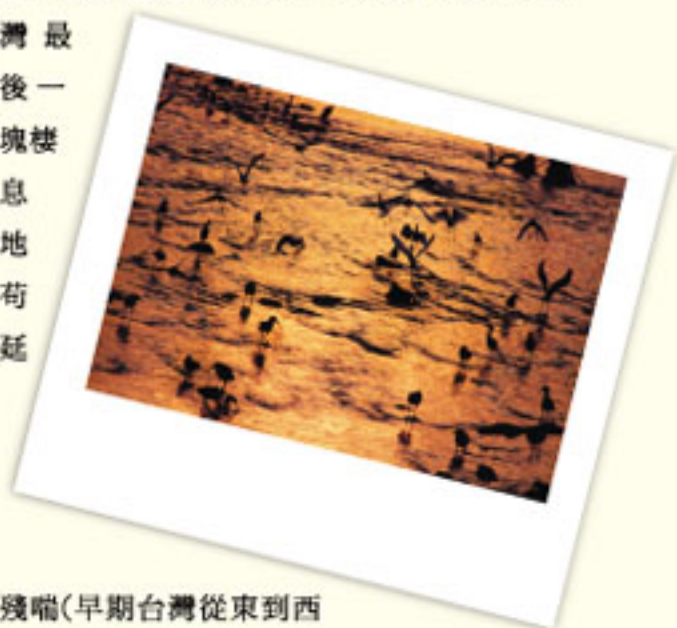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時候那碧波萬頃的魚塭，與清澈到可透視數十公分的運河，每年夏天我們安平田仔的水上樂園，那時颱風來會淹過我們安平舊部落的運河，被部分填起來，運河盲段被汙染而臭掉，被堆高變形的堤岸圍起來死掉了。那時候走在運河邊，聞到有一點點熟悉的鹹味，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悶悶不樂？現在知道為什麼！因為成長過程中堆積在腦海裡，美麗而快樂的記憶，有一大部分回不來了。說給別人聽：我是在運河裡游泳長大的，往往只會換來懷疑的眼光，要嘛是認為我在說笑，或者是認為眼前的古人重現！其實也沒多久，三十幾年而已。

第一次參加賞鳥，是1995年台南鳥會在四草鹽田辦的例行活動，那時候四草科技工業區尚未動工，我又幸運看到一塊半人工半天然的濕地的最後一幕。從清朝、日治、國民政府以來，改變很少，很小，很慢，一直都是鹽鹼生態環境卻是很豐富的賞鳥濕地。那時鳥數量很大、種類很多，可惜好景不常，隔年工業區開始整地填平，繼運河之後，四草鹽田的生態景觀從此消失。

隔不久，鳥會人要帶我們這些「菜鳥」去七股欣賞那批全台灣知名度最高的白鷺鷥—黑面琵鷺。那時候的「杙杯」（黑面琵鷺的台灣名稱），因為棲息地被規劃為七股工

業區（焊隆煉鋼廠用地），遭受保育團體的反對，而被人槍殺數隻。黑面琵鷺因禍得福，反而因此躍上台與國際舞台，最後因為保育的因素，七股工業區胎死腹中，黑面琵鷺得以在台灣最後一塊棲息地苟延



殘喘（早期台灣從東到西、從南到北的主要河川出口溼地皆可見到黑面琵鷺棲息）。我們這群鳥類的“粉絲”，當然對這次行程感到特別興奮，也因為這次的經驗，讓我這輩子都不會離開賞鳥了。並不是因為黑面琵鷺太稀有，讓我感動到不行。反倒是從七股加油站左轉進去，到七股潟湖排水溝那一路的景觀。想像一下你與失散三十年的母親或是一起長大的兄弟，突然間見面，心裡會是多麼狂喜！當車子開在那窄窄的小路上，觸目所及皆是大面積的淺水虱目魚塭，時值冬天休息，水裡站滿了各式各樣的候鳥，短短數公里的路



程，我像是穿越時光隧道，來到三十年前的童年安平。綠色的紅樹林潮溝，爬滿堤岸的招潮蟹，沒有水泥只有紅磚與翠綠色濱水菜覆蓋的土堤，穿著“裙子”的魚塢主人，清澈透明的流水，不時有魚跳出水面。所有兒時甜美的回憶，全部湧現眼前，大地母親與眾多野生的兄弟，在失散三十年後一起出現，你會不感動嗎？你會發誓以後不要離開他們嗎？

其實他們一直都在那裏，當然大部分在消失中，也一直存在我這種坐四望五的人的腦海裡，不管山上或海邊，那時的台灣到處都是這種美好的土地。只是我們在求學過程或工作、婚姻的束縛下，忘了原來他們還在那裡奮鬥掙扎中。十三年來，我一直沒有忘記七股那一刹那的感動。那一條通往黑面琵鷺的道路或已改道，或已拓寬，但是藉由賞鳥，親近大自然母親的欲望，卻是日日如新。

這些年來，帶著望遠鏡走過台灣很多的地方，鳥多的地方，就是生態未被破壞很多的地方，鳥類是很好的指標動物。上到玉山、合歡山，下到墾丁、野柳，到處都有鳥可賞。台灣有五百種鳥類，這個彈丸之地，居然有全世界二十分之一的鳥種，密度之高，世界第二。每次出去賞鳥都覺得很幸福，溫暖的陽光，清新的空氣，翠綠的大地，靛藍的天空，多采多姿的飛鳥，當然還有我美麗的牽手。

出國一樣也是在賞鳥，坐在巴黎左岸咖啡的桌子旁，一隻歐洲麻雀的公鳥（與台灣麻雀不同，公母羽色有別），跳到小圓桌上，正期待我撕一片法國麵包給他，遠處巴黎鐵塔固然壯觀美麗，但是這一隻小



麻雀給我的喜悅，不下於前者。撐船遊劍河，一群加拿大雁，穿梭在如過江之鯽的遊客船艇旁，搶食麵包，一點也不畏懼人。歐洲人在兩百年前就研究鳥，也開始保護鳥

，今天野生動物會與人如此接近，是有原因的。在台灣野生鳥類與人類的警戒距離是以數十米、已至百米做單位。人的素質差距是我每次出國回來，往往會感到遺憾的地方。話又說回來，這也表示我們台灣還是有很多進步的空間。

現在台灣土地的“價值”，全部決定在於政府的「公告地價」，地價高的動輒數十萬一坪，然而保育團體眼中的寶地，例如：荒野、森林、山坡地、河川地、濕地、埤塘，往往是公告地價最便宜的土地，這也成了財團覬覦的目標。1996年七股工業區開發不成後，燁隆轉而與東帝士（陳由豪）合作，計畫在緊鄰黑面琵鷺棲地的北邊七股潟湖，開發一個大型的“濱南工業區”（內含大煉鋼廠與七輕煉油廠），炒作的手法，完全仿照台塑的六輕。當然也得到當時國民黨政府權力的支持。基於愛護這片土地的心（財團也說他們愛這塊土地），我也投身在那場保育與開發的攻防戰中。天可憐見，2000年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，隔年蘇煥智先生當選縣長，東帝士的政商關係，從中央到地方全部中斷，投機的陳由豪因此財務黑洞暴露出來，繼而捲款遠走中國，成為台灣的通緝犯。

今天開車經過七股的快速道路，或是坐竹筏遊七股潟湖，都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安慰，要不是當初有那些愛鄉愛土的團體與個人，現在



這片土地已被填平，淪為私人企業，製造汙染，排放大量二氧化碳，消耗大量水資源的生財工具。十幾年下來，我在回憶那段沒有高鐵，卻常常需要代表鳥會北上環保署表達意見的苦日子，現在反而變的甘美無比。今年馬英九先生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，令人有幾分的隱憂，當年在經濟部主導濱南工業區的次長尹啟銘先生，如今已貴為部長，幸好主事者已潛逃到國外，而這十幾年下來，台灣國內的環境教育與觀念，已不可同日而語，濱南工業區，這個差點成真的夢魘，應該不會死灰復燃吧！

美好的一役已打過，（雖然各地仍有大大小小的戰役正在發生），賞鳥以致愛鳥，保護鳥的信念，卻一直不會放下。由到處找鳥看，到靜靜地隨遇而安，讓鳥來給我看。由非得要高倍望遠鏡才過癮，到現在兩顆即近視又老

花的眼睛就很滿足。由非要少件珍貴的鳥種不看，到如今公園散步道上的麻雀也看得津津有味。見鳥是鳥(菜鳥期)，見鳥不是鳥(成鳥期)，見鳥又是鳥(老鳥期)，短短十三年已經過去。有人問我有無宗教信仰，答曰：有，我信的是「保生大地」，鳥類圖鑑是我的聖經，大自然就是我教堂，當然我們這個宗教，也有很多教派，列如：野鳥教派、昆蟲教派、蝴蝶教派、植物教派，最後殊途同歸，都來到同一教堂，接受大自然的洗禮。

十三年前初次見到小啄木鳥，想起從小到大，一直在唸啄木鳥是樹木的醫生，卻不知道自己的家園就有真的啄木鳥可見（還以為只有國外才有），有一點荒謬感在心中升起，三十五歲了，才有幸見到第一隻啄木鳥。最近幾個月中午帶著家裡老狗在東興公園散步，經常會與小啄木鳥不期而遇，這種鳥很害羞，常常躲在樹幹後面看你。所以當你走在公園或成大校園，看到一個人牽著一隻大麥町，呆呆的對著一棵樹凝望，那可能就是我了！不要忘了，看看對面的那棵樹，你可能看到你生平第一隻的野生啄木鳥……

每一個人賞鳥的原因、方式與收穫，皆有不同，起筆之初，原本想介紹如何賞鳥，如何入門，賞鳥的裝備為何？但是筆鋒一偏卻從心

路歷程說起，也許是十三年賞鳥，從沒整理過一路走來的經驗的緣故吧！限於篇幅，也許以後有機會，我會再寫一篇賞鳥的樂趣，以饗讀者。

